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一終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三

言行見聞錄三

吳仲木昌繁族有貧者以女鬻於同邑某氏仲木聞即贖以

歸養為女歲遺其父母米 石臨歿遺命擇壻嫁之卹

其父母如故今嫁矣歸寧夫婦每詣仲木主前拜哭錢

僕朱操澈浦人壬寅六月為予述其事

海鹽朱稷字或賓母錢有賢行疾既久醫不能療或賓自刃

股肉以進竟不起弟乘字御六未婚時俗多有乘喪嫁娶

者家欲行之日夕號慟堅不娶乃已二子可謂有過人

之質矣

海寧沈方憲名 本舊族貿易硤石市皆服其不欺性篤

孝父母沒刺血書不飲酒不喫腥不內寢九字於起居

之所守之不變其妹適里中潘氏夫死畢斂事慟哭七

日而卒人稱其殉節方憲事予友陳乾初言之殉節事

施易修聞之潘美含名廷章 美含沈氏夫族也言之詳後

詢其鄉人俱如易修言

太學錢厚菴先生名福徵 有庶妹適嘉興方氏新安人今為嘉興人

夫死無子家亦尋破厚菴哀其早寡時方亂無足依者

乃邀之攜其孤女至家守志十有 年養奉之物無不

畢給疾則醫治歿則治喪無闕遺時年已高為服期之

喪而不降卽方氏先壟合葬焉先生疾革遺命嫁其孤女

錢雲耜名汝霖 師嘉興戚某沒而無子雲耜既與其同學

葬之戚氏先壟之側矣十餘年復慮嗣子不足以守久

將蕪沒辛丑冬徧招同學及同學之友之子登壠致祭

樹碑其上約與其後人世守不忘云

辛丑夏經三月不雨農人憂悴米價驟增時雲耜家尙有

餘米或勸糶之雲耜曰秋成不可知來年親戚間不無

需以舉火者此米安可不蓄畱至接新方糶價則損矣

其存心大率類是先是辛卯米石銀四兩計雲耜儲米

入更可得百餘石矣答曰吾寧損百畝以所儲盡遺親黨云

予館甌山嚴穎生文沈尹同伊同過沈德甫元許元龍申

徐敬可善亦至邱季心雲在焉當飯敬可食不舉器季

心拱手曰敬可兄宜起盥勿為惰容尹同整丰儀季心

見其指甲過寸謂尹同曰天生此手當有用豈祇令終

日置袖中長指爪而已元龍他日語予曰聞季心語吾

亦為之惕然敬可曰每食未嘗不念邱先生之言

呂康侯名曰吾自幼聞人詬詈下代不秀輒惕然於心惟

恐此聲之及己辱及祖先也竊謂人能推廣此心則一

部孝經無餘義矣

雙林賈名少服賈嘗遊數千里豪俠好義鄉里咸推

服焉三十餘日且瞽折節讀書假目於人而默誦之疑

則就人講解不以廢疾故自怠為人解紛賑饑窮亦

不以廢疾故少異於昔嘗曰予瞽幸也不瞽安得讀書

不瞽安得自全於今日壬寅年四十有六

傅先生講易必先圖象而後及於卦爻辭每日易者象也

聖人立象以盡意觀象而繫辭學易不明圖象而就辭

索義抑末矣

陸生璋嫡母潘老疾生醫藥侍奉不遺力顏色損瘠潘病

臥經年復起飲食步履康強逾昔親黨感歎其嫡母慈

愛生亦不啻己出也近世嫡母庶子視此宜有慙色矣

呂康侯曰往歲錢僕袁某逸去三年而復厚菴不之責也
但曰爾去今仍來乎次日呼其妻前語諸僕媳曰彼夫
去三年不聞有醜行恐汝輩不能及也命各再福而禮
之

崇禎間吳秋圃先生與會憲副書有云來教無術止饑自
無策弭盜是已竊以一歲之飢民猶可言也自壯者散
而之四方不復思歸田里蓋既無牛種先懼催科長爲
流民卽爲盜賊遍地賣犢買刀不可言也自用兵以來
如用毒治病毒發而病愈多明效大驗亦既見矣爲今
日計惟望廟堂猛省覆轍之非別圖治安之策盡撤新

添之兵悉免新加之餉罷去督師不用耑責各撫道將
竭力以守疆土使寇無所掠人將自盡齊豫諸處流亡
多者暫捐一二年田租以招撫之如抽薪息火沸乃可
止誠無變計不知所終所患者公卿滿朝無一肯以安
危爲己任爲聖明痛切言之者皇上誤以一司馬一司
寇足以治天下豈不痛哉又與姜少宰燕及時書曰今
日之患在上太多事而下不肯擔當一事其自以爲能
擔當者大都認苛斂淫刑爲時務而略不計及於根本
元氣如庸醫治療症一以熱毒強陽之物強扶旦夕而
不知適所以斃之卽如民間災荒縱不得賑亦宜量蠲

縱不得蠲亦宜少示分別而乃一概加增督促更甚功
令之於有司有司之於百姓直相煎耳然亦必有膏可
煎而後可否者且柰之何而大臣容容無敢言者主上
雖明聖何由知此有賈生在當痛哭而繼之以血耳二
書剴切深中時弊先生存心經世居官所至俱有聲績
不竟其用時論惜之

崇德吳孟度先生

名

寬厚長者語其子擊干

名

汝曰人不

可薄於自處多與人較量只緣處己太卑若高則何較
之有又云里中某人者平日予與往還汝嘗懷疑彼俗
所謂獠獠君子也獠獠戴糊肖臉穿衣服便拱揖如人
狀不跳躍升木故我待以君子使不得已自顧體面若
待以獠獠彼便做出跳躍升木伎倆兩有所損矣又一
友行事宜在擯棄之列懇懇謂家眾曰慎勿昭其失過
則寧我任之使去之有名可以容身否則將無愧死乎
其有容類如此

西安葉靜遠

名款

曰某見先生請教先生云學者立身總

不可自家輕易放了一些出路某問若使吾師當路經
綸天下畢竟如何先生云僕已是做過官來的

劉伯繩語靜遠有云學問之要只是於倫常日用間事事
不輕放過日積月累自然造到廣大高明田地

錢雲起曰詩文狂藥少年不可合作

嘉興屠子高曰為父兄者不以德義教其子弟而急急規之於進取所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於前為不孝

於後為不慈

子高名安道

屠子威名安世初見劉先生以先世英風記石刻為贄先生

甚喜而受之云生必有家學者接見子威年甚少未入

世請教先生曰工夫在終日思維終日踐履將身心整

頓起來

英風記子威王父侍御公著

徐生昞訪予於厚菴先生家信宿歎曰觀厚翁之愛雲起

雲起之敬厚翁雖父子不能過昞深慚平日在叔父前

其失多矣已又曰即家尊前亦萬分不及生質美故易

感如此

世人厚於自養而薄於先祖豐於燕客而嗇於祭祀習以

成俗恬不為怪子友吳衷仲徐敬可謂虔於祀事矣

年來見厚菴先生雲起奉先之誠每為敬服先期必齋

戒沐浴更衣備物必思所嗜不以難得而儉屆期夙興

將事月朔必薦新諱日必哀太常公祠在邑致祭之日

先生雖年高必中夜而往凡墓祭必先至不以途遠而

怠萬蒼山墓祠數省視修治不間年歲始祖墓故有祭

田世遠族繁祭掃或後時雲起益田若干畝每歲必首

有事而後各有事於墓凡十年五典祭其以倡族人焉
平日飲食衣服粗具雲耜尤儉薄燕客治具不踰六簋
而誠敬有餘洵末俗之儀型也

孝廉巢端明名鳴盛 嘉興甲申以後與其兄弟俱廬先人墓所

踪跡未嘗至城市語其壻何中汝曰人念念從父母起見
則自愛不能不切放心不期收而收矣吾自幼至今每
事惟有思親耳

嘉興作天心書院萬曆間興崇禎末廢在西門外搢紳岳石帆元聲官至兵部侍郎

糾人士講學其中岳兄弟三人俱舉進士為顯官勢傾郡邑侍郎著作文尤善攀附取虛名

孝廉屠公名弘胤 字琴山名門之子時為諸生有才望岳欲羅

致門下屢使人致殷勤公薄其人未嘗往崇禎間東南
文社最盛凡公同年執友無不欲引以為重公概謝之
未嘗濡足

辛丑三吳旱瀕海高鄉禾盡槁來春乏食陳乾初確貸米

於富室以食里中之飢者不足又勸族人與鄉之富者
出粟濟之且約曰鄉隣之貧者得食陳氏粟陳氏之貧
者無得食鄉隣粟人咸義之

嘉興許氏父母亡依其姨祖姑屠太君育於顏太學家及
笄太學為擇壻嫁之歸桐鄉朱某乙酉朱遇兵溺死許
年少未有子夫家無可依者伯氏欲奪其志幾不能容

身太學夫婦先後歿許益困太君嗣婦屠孺人寡居復
畱養之許以姑尙存一歲之中間往省問其嫁時衣裝
尙有遺者賣以給其姑惟夫故笥及敝書紙墨必與身
俱凡十有餘年而歿命雖不長志則可尙矣

太學字楚先太君其元配也

錢太學偶於路見無衣者憫其寒卽解一衣衣之每出必
攜良藥遇病者與之鄉隣之貧者歲周之其於親戚故
舊尤加意焉乙酉後與雲耜同居半邏二十年叔姪志
行若一遠近稱慕

錢雲耜曰學者靜坐宋儒以前未見有此種功夫亦未聞
有此種議論恐終是從竺氏來近代論學與孔孟之言
不同大率以此又曰顏子心齊坐忘之語本於莊子人
多以是爲稱豈非習而不察

吳擊千 汶 葬其先人於阜亭用石槨內瀝青灌滿加蓋石
上下四周築以三和土而後封盡心盡力必使無有遺
憾季心曰禮爲可傳爲可繼若此雖爲盡人子之心要
不免賢者之過然耳目所及如擊千者幾人

諸琢章 名琦 母老子幼家無宿儲寢疾從兄士鳴 名珂 相去十
里父子往視日致薪米求醫藥無間及不起哀痛逾常
謀移家近之以便省顧友愛有先人之風矣

皆義方也至聞里俗兄弟或叔姪相爭者必歎惋咨嗟

不已隨戒之曰我死汝等他日敗壞家門誠不願有此

子孫也故顏氏先世閭牆多覺惟諸子友愛過於他族

母氏屠孺人早寡艱難拮据撫諸孤克盡母道長子鼎

受元配朱所出也慈愛視已出無間尤可為繼母之式

新安許元龍名中少失父歡不得近偶於西湖與徐忠可名彬

敬可兄相遇甚洽忠可邀以俱歸讀書於家且教子姪元

龍煢煢則從僧人往還茹蔬耽寂已無室家之計忠可

勸之受學於施易修名博易修與言人倫事物志意翻然

遂乃修身謹行有室有家父歿奉母居嘉興撫其兩弟

弟成立遷父櫬葬武塘之原幽居教授忠可相成之德

厚矣

履祥一日侍坐先生先生問曰嘗靜坐乎對曰讀龍谿集

時嘗學之先生曰有益否對曰寧心定氣漸覺清明在

躬謂無益則不可但日用之間人事相接安得可以靜

坐之時先生曰然謂之無益亦屬自欺周子曰無欲故

靜吾人日用苟其有欲動固動也靜亦動也苟其無欲

靜固靜也動亦靜也無可以靜坐之時而去求靜便是

欲也又曰天下何思何慮無非靜也須知何思何慮非

不思不慮也又曰動靜二字終當以靜為主周子云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人極非靜不足以立又恐人悞以靜爲靜故加定之以中正仁義七字乃是定而后能靜也祥以是稍知靜坐之失

先生嘗問履祥人心道心平日如何體勘對曰心之本體只有仁義禮智所謂道心也自夫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而後人心生焉人心漸重則道心漸輕竊謂危微精一用力全於姤復之際先生曰心一而已人心之外別無所謂道心此心之妙操存舍亡存則人心便是道心舍則失之其流至於禽獸亦是此心爲之所以功夫要一一者誠也致於一則誠矣又曰此心之體若是但能爲善而不能爲惡固不必戰兢惕厲若是但能爲惡而不能爲善亦不必戰兢惕厲惟其操之則能爲善舍之又能爲惡所以要朝乾夕惕因吟邵子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之句又舉繫辭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而曰努力努力祥當時猶分聲色臭味之類爲人心而不知聲色臭味之各當其可卽爲道心也其勢出此入彼我欲仁斯仁至亦無漸重漸輕之數也

履祥侍坐於先生請問立命之說先生曰說在孟子身心

性命莫要頭上安頭性命之理具於吾心功夫只是存其心而已此心操存舍亡若能全得此心之理在我便

有個欄柄做得主張了履祥因舉程子富貴不淫貧賤

樂男兒到此是豪雄以質先生領之而曰努力

巢端明見里俗嫁娶之家侈靡相尚多不由禮斟酌古今

定為家則一門恪守遇為其子女議婚者先以家則示

之曰若此則可否則敢辭又見世之女子失教者多撰

女則以訓門內諸女

吳哀仲名謙兄孝廉名晉早卒二孤俱幼中丞公名麟繼

捐館舍家門凋謝禍亂方殷哀仲年十六七內奉承顧

安人外率導兩姪能無闕失弱冠遂棄諸生業奮然有

特立之志哀仲復不永兄子曰夔字汝好修總家政兩

子亦賴之

海鹽蔡廉母嘗怒持杖撻之然非理也廉曰母止待兒伏

遂伏地受杖杖已徐起拜曰母弗怒兒累母受氣此一

節予耳目所及僅見之

倪子有名鈞少有志節守己廉介與人不少欺雖事釋氏學刻

苦自厲尊尚名檢丁亥冬疾且深予與朱韞斯吳開三

憂其身後子有曰吾婦識廉恥不憂失身勤女紅能養

子女吾得首邱足矣餘不必慮也時里中盜熾子有客居崇德故及首邱之

言既歿二年家禍作謝氏攜子女依其母舅俞某以居艱難顛沛幾不能存夫之友或致薪米及紡織之資卒賴勤苦以活無何子又殤母舅繼歿依韞斯母氏以居隣里聞其概莫不敬歎曰真寡婦辛丑女適開三子又二年弟謝某有室始去與弟同居自子有歿及今凡十有七年危苦百倍詩云誰謂荼苦其甘如齋謝氏之謂矣甲辰冬杪

松江顧企

字宗漢

嘗客姚司寇

名士

家乙酉之亂司寇子

以白金三百兩託之鄉里稍靈顧歸之無所損又以五百金託某客則盡失矣眾責讓乃償數十金人以是益

重顧顧家貧工丹青未嘗妄干人亦未嘗高其聲價若世之鬻技者

沈德甫病中命其次子存以書來惓惓以世道為憂學問為志無一語及私是年六十有七見學部通辯服膺不已然德甫少不讀書其於釋氏學已先入為主矣

平湖馬孝廉

名嘉楨

居喪寢處不離苦次者三年

沈

字霍然

幼為僧徒長歸娶父母老賴其奉養以終天

年沈氏里中富族至是家運日落羣從兄弟不給衣食者甚眾霍然夫婦勤勞起家田宅寢廣睦族閭通親舊二子漸長教以讀書有復興之色焉

庚子年子始館於錢氏徐忠可敬可過存雅堂留宿敬可私問厚菴何如人忠可曰弟何見之遲子生十年已延師於百里之外則其人可知矣敬可然之

龍翔寺僧

茂如名

施主張我純名丙申六月羣盜執以去所

親無求之者茂如持鉢往西境月餘訪得之相持泣歸告其家以金贖盜而還乙巳六月我純死繼嗣未定諸孫無賴者沮其殮茂如曰喪無主我為殮之因得速殮二事可謂不負人德矣

倪寄生

露

曰菱湖章諤臣有友臨歿以二子託諤臣留

於家教誨之相繼為博士弟子員婚冠而歸無何二子

繼歿人謂二子之不殤所以顯諤臣之誠云

湖州張孝廉

字鹿華

德清嵇先生

名之楚字蒼梧

同年友也閉戶自

愛息意公車分守唐公

名盛

禮敬之表其閭曰孝廉每

過必式平生寡交遊惟嵇時往還餘無相得者唐公治浙西鋤豪右剔奸蠹強家墨吏靡不惴慄獄訟者數百里而至崇禎初晉都御史去嘉湖之人至今稱之

屠子高曰世俗好言人有生成決無教成此違經叛道之語師道立善人多豈欺我哉愚按論語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孟子中養不中才養不才易蒙以養正皆言教不可不亟也若云決無教成推之詩書經籍無往不悖宜

屠子痛切言之也

子見人幼無父母及顛沛流離飢寒失所者輒爲之憂傷
錢雲邦曰是不足憂幼少之日受苦多受益亦多天苦
之是天厚之人苦之是人成之也況憂傷無如之何斯
言甚合西銘之旨

伯兄有云災異之見人知天所以譴告人主其實天心仁
愛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不在譴告之中自古亡國敗家
豈止一人之禍而餘俱不及者變亂一作自上及下殺
身覆族者常不可勝計何可不遇災而懼人主固當側
身修省公卿大夫當思責難陳善不可則止之義士庶

人當思改過遷善全身遠害之道庶幾禍變之來或可
幸免顧蚩蚩然若罔聞知或乃喜談樂道甚者肆其侈
心爲惡如恐不及可謂不畏於天矣愚按兄言深得洪
範之意惜乎持以告人未有聞而知戒者也

凌渝安曰史冊上人物百不得一況不可盡信古今人物
史冊之外何限修身立行當懷遜世不見知之心讀書
論世應具不受前人欺之見

歸安施元孚生母盛氏本富室女湖州役繁因嫁於施爲
側室以施家世足庇民戶故也賦性溫恭敏慧事女君
邱氏曲盡其歡而不失禮邱歿再娶事之相得如邱待

族黨賓客咸得其心教二子嚴而有方元孚其次也克承母志謙以持己而不傲物世亂絕意進取以醫自晦其教子時師俗友弗令得近吾友邱季心稱述如此

屠子高曰釋氏之教使人換散換散自父不父而子不子儒者之教使人聯合聯合至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卽此可辨邪正善惡之分矣

又曰君子之異於小人中國之異於夷狄人類之異於禽獸有禮無禮而已矣何可不學禮

又曰庠序之士行間之兵總不可離於農士而離農則爲華士兵而離農必爲驕兵

海鹽鄭休仲名與弟景玄友愛其子有失弟輒加懲責不

俟告於兄兄亦不以嫌也此種家法求之近代蓋絕少

矣休仲端簡公後有聲庠序間乙酉後絕進取棄文字

業不見富貴人雖故人仕宦弗與通鄉居自治蔬圃擔

荷灌溉出遇雨短衣徒跣不以爲恥原本作塗跣

陳乾初云處宗族之人欲消弭怨惡惟不爭不校而已屠

子高聞之曰顧自處之道如何

許大辛齋海人曰古今人自聖賢以下苟有成立得之母教

者恆多因自述幼年在先生前讀書儘訛得在安人前

讀書卽一字訛不得

董治升

海寧人
名奕忠

語其故人子曰近世人子多有怨其親貧賤者不知為富貴人之子何如為賢人之子況富貴人遺禍於子者何限當此求為貧賤何可得乎

張佩蔥

吳江今
遷青鎮

執父喪三日不食小祥之內蔬食水飲菜果不入口三年之中衰麻不去身未嘗沐浴入內室弟

宣城行與之同友愛尤至

佩蔥名嘉玲
宣城名嘉瑾

徐君重

名

事親色養母

年高晝則道古今事或繼之

謳歌以娛其意夜則以身溫之不寐起坐於足語言歌笑如日間凡飲食起居無不曲意以承日食少夜必具果餌備飢枕內外均置慮親有轉側之勞也平生恬靜

自守教授里中子弟必盡心族有登科者人趨之自若

登科者死人侮之則為解紛亂鄉里以是稱述若其孺

慕之誠孝養之篤非同室莫得而知也予聞之李燮五

名調

燮五忠信樂道人善遷居就君重故知之悉云

張恭佩

名

家貧四十餘勉舉七喪

祖考妣伯
考妣考妣

兄貧不能分

其力恭佩亦不望助於兄也嘗地者要以風水之說厚有求恭佩曰所擇於茲土為其荒萊耳若屢其欲非力所及移他地葬焉向背日月一無所顧嘗與德清許某交善許羈窮之日有無與共相勉以善道許官達數進逆耳之言不能聽踈之不復與通

張佩慈名嘉玲 吳江 每事必稱述其先人可謂善則稱親矣

閔方中名烏程 與弟采臣師友誼篤事吳人伯名最敬而親之

服勤至死人伯卒於其家為之殯如禮人伯子 貧常

依其兄弟既延沈仁枝名菽教子姪仁枝亦卒其家又為

之殯如禮兩喪師友死者若忘其旅卒主人如喪其所

親足為薄俗之儀表矣

戴耘野名笠 吳江 親歿貧不能卜地即所居室後葬焉躬負土

石以成墳聞忠孝節義為人稱道惟恐或遺遇人輒以

為問

高且中名斗魁 鹽波人 家祭見宰鵝者以鵝體入浴盤怒之告於

兄曰褻慢如此非致潔之道不可以不懲責宰鵝者二

十改殺一鵝祭時子孫有不至者虛其拜位雖繼至不

得列拜令叩頭謝罪於先祖以次謝罪於伯叔兄弟乃

許別拜

周子佩名蘇州人 父忠介公所處書室几椅桌几榻之類子

佩終身無所移易讀書則侍於書卓之端未嘗敢正坐

客嘗過之率意臥榻上子佩拱立曰此先人所臥也客

瞿然起避許欲爾名全 海鹽人 淮南守同生名令 典 公孫也公

生前所治室宇園亭雖門戶器具卉木之細欲爾敬守

之一無改於舊師友亦於故舊間求之二君可稱善承

舊德者矣

嘉興圻者金

某號龍山

里中項氏嘗被火火烈人倉皇避金出

錢募集多人爲遷棺槨之陷火者賴以得全人以是敬之莫以圻者相遇

伯兄因門內子女多殤於痘又感粗工以術誤人樂與良醫上下其論多求其書考索之治痘之方遂以明晰里之貧者從而問焉無一失者親知勸以術行既利人且可濟貧兄私語祥曰吾今日之術雖自信不至殺人但慮既行之後子弟貪心易動異時家門必有數醫出而爲害祖宗栽培根本一旦盡喪非細故也且衣食所需餘年有幾而營營爲此乎自是雖有求者決意謝却惟至貧不能延醫及親黨中懼爲俗醫所欺者則授以治之之方云

凌淪安曰父子兄弟安得人人大中明道伊川夫婦安得人人伯鸞德曜大概中人之性爲多要在處之得其道則天倫厚矣因言友人所遇多艱故及此且云幸不幸命也處之之道在我而已屠子高聞之曰處之得其道則轉移變化皆在其中屠子高曰東林諸公大抵是重名節然只數君子而已其餘皆有名而無節者也

計廉伯嘉善人名善曰干戈廢學之日其人能讀書好古此天意之所屬鬼神所福者也毋忽易視之

何商隱曰風俗之敝久矣挽回匡救責在吾人縱不能起其衰而正其失亦何至推波助瀾乎時以昏禮之行爲

媒氏言此

孝廉琴山屠公名弘性至孝母恭人年高耳重公體其

意尋常與家人語聲必高喜聞古今事公日稱說書史及見聞嘉言懿行以娛悅之赴親友宴會飲方酣樂左

右稱恭人命即輟飲夜雖深主人留雖固云恭人召即歸果否不問也

凌吉修名弘禱鳥程人每云人讀書要得道理上身來不然多讀

無益

西安葉靜遠名敦良每讀一書必盥手奉置几上再拜而後

開卷若先聖先師則四拜

黃山先生姓程氏名贍生號長年然非故名號也徽之休寧人少任俠散

萬金不顧自萬曆中退隱語兒之鄉後寓梧桐之鄉以醫給食食不給不以告人食偶給隨以濟人無一金之

家厥弟某崇禎間嘗於左帥標下爲材官國變流寓金陵羣族人移書讓之云爾兄年逾七十旅居無子爾胡

忍度外視不以一子奉其老終厥弟即攜二子以宗人

書至白先生惟所置先生曰事固宜爾老兄弟初相聚
 忍令少兄弟即相離乎居數月報書宗人以次子某為
 後厥弟攜長子以歸予感里俗人心益趨於薄兄弟無
 子而家富則不應嗣而強為嗣甚者訟之官數年不決
 若其家貧則應為後之人而不屑嗣其族人復肆曲說
 意為軒輊從而樹功規利誰復知有父子兄弟之大倫
 者耳目見聞比比也即是以觀見徽之風俗猶厚矣

張佩蔥父兄繼歿八喪未舉大父母伯父母
父母庶母及兄庶弟與姪俱
 幼佩蔥一身任之竭力營辦若未嘗有兄弟者平日撫
 教庶弟諸姪恩義備至佩蔥年未及三旬其篤行如此

可畏也

吾鄉士友為長兄父歿克綜家政撫諸弟俱有成白馬則
 邱顛伯名世躬耕事大父廣文君及父處士祖父歿資其
 弟三人讀書不替家學孝友惇篤稱於鄉青鎮張伯升
超本姓許父遠行不返繼母弟三人俱幼伯升撫而教之長
 攜之館舍與門弟子同造其業已嗣於伯父以弟貧舉
 所繼產分授於弟尤人所難盛來之冰父州別駕歿時
 弟七人惟二人長其庶弟方幼來之為之延師傅理家
 務無一人不和於兄弟亦無一人布衣者土城朱潔湘
 父祁門公歿繼母弟二人甫成童潔湘友愛備至諸可

為弟盡心者無不盡一弟天則命也

何商隱嗣弟太學及遺孤名詠家破幾無託商隱招至家衣

食教誨者數年為安定其室家詠之兄短命遺孤五人

貧不能延師商隱延沈幾臣於家教以事親修身之方

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無不使其實踐而勉強行之又

以晨昏不可離親所而日間不宜往來廢學及見異而

分其心因給其午膳衣服不具者為之衣

姚仲聞名斯行崇德人家貧嘗贅於某氏季弟亦出繼於所親伯

兄有寡嫂范攜其孤撫於母家父母老惟叔弟一人在

室仲聞以喪偶而返季弟亦返三子鰥居父母恆憂之

仲館於外叔季耕桑以養稍積束脩之資先為季納婢

勿良遣之別為之娶又為叔先娶孤姪已長娶而歸父

母歿終喪乃圖已娶事年四十有矣其刻苦敦厲如

此

朱韞斯貧苦益甚有友延其訓子韞斯固辭友固以請韞

斯曰吾父母老而疾不能一日離卽祿萬鍾位百僚上

亦須放歸終養惡得以此事強我友因不敢言明年春

父病經旬而歿當其父疾革友人呂名知醫謂

韞斯曰柰何一旦不可諱後事當與吾商之及歿

同其友吳孟舉名之為資送死之具及緘麻布帛諸物

因而平日遊好各斂粟米金錢以贈喪事賴以粗舉其冬復為之舉葬事

嚴沛如名 穎生弟女甥之夫閔某歿姑婦俱寡子幼邀沛如

治喪事其宗族內外俱欲從俗沛如不與較第問今歲租入幾何曰若干石又問供賦稅需幾何曰米價賤當需若干石又問歲食需幾何曰需若干石又問所餘尚幾何曰無幾矣沛如曰然則喪事不得不從儉凡無益之費及從俗非禮之事俱不得為或難之沛如曰今去追呼之目不過兩月一家之人自今以往不能一日不食將使天降地出乎將使二嫂為無米之炊乎抑使藐

諸辦此乎與其辱於官何若節於己與其悅愚人之耳目無益於死者何若準有常之出入無害於生者如吾言則與聞諸事不如吾言則請去人不能奪雖從之然意猶未慊也次年春催科亟閔氏之族有繫縲及婦女者有枷杻及貴人子孫者鬻田無主毀廬室無及以是內外咸德之

屠子高曰可歎人於祖宗亦是勢利有顯達者則亟稱之其前布衣處士即恥言及甚則忘之矣曾不思所以有顯達者皆由布衣處士積累所至而子孫今日之式微或亦顯達者有以取之也因言宗族之人見能進取者

見貲財豐厚者不問其人之賢不肖及行輩之尊卑眾皆環嚮承奉之而彼人亦忘其卑幼與不肖驕氣德色無所不至人心習俗如此安得不日衰日亂乎

朱生

名長庚

幼喪父母伯無子撫之長生無兄弟又敘不當嗣更立應爲後者一人伯老疾不能起自一身轉側及溲溺衣食之屬俱待於人者六年生與弟某朝夕不去側奉持不怠至於壽終而止恩撫之姪繼嗣之子若此可謂孝矣

乙未之冬余館甌山歸里東沈老七十餘肅衣冠造余問曰聞來年應激浦之請果否余曰有之老者曰先生未

舉子如何遣出朽人專來勸願勿往予謝曰承長者厚愛然不克辭矣老者曰固知邀請久此事重尙宜審思諄復而去予感其意不敢忘次年夏盜作不復往丁酉五月舉維恭

孫子度

名爽

素以文字見稱薦紳間弟子從遊頗眾丁亥予

訪於家問所以不授徒之故曰已絕意進取而教人舉業是贅婦爲人作嫁衣裳也吾恥之後見嚴穎生

名文挺

沈石長

名磊

朱韞斯

名天麟

俱以課讀爲事曰蒙可訓成童

以往卽不可訓以志俱在進取也將以舉業可爲乎則身旣不爲矣如以爲不可猶教人爲之是欺已欺人也

欺人不忠欺已無恥朱簡臣尤持此斷斷度其人他日將爲舉業者亦拒之雖臨以父命終不受曰爲非義以養其親是陷親不義也寧貧困以死此或太過然志則可尙已予感之亦謝舉業之徒康齋先生詩云誓雖寒餓死不敢易初心嘗三復以自勵

姚仲聞曰丙戌盜方盛遊兵追勦至北馬頭

崇德西鄉

盜棄舟

遁地方屠戮甚慘某氏適歸寧兵執之父母抱持殺其父母氏被污隨經死其明年羅家橋金龍川女年十六未嫁盜執以去投河死又明年遊兵猝至錢林入吾族叔祖母沈已老恐不免闔戶自經兵退救活二十年來

寇盜縱橫女子不克保其身者不勝計若三人之舍生取義雖死有先後一幸不死然志則一也

屠子高曰宋太祖不知天命故有陳橋之事曆數在躬自有莫爲而爲莫致而至無俟人爲參之若能任其自至天與之人歸之以是光有天下亦何不可

沈石長有母之喪張佩蔥沈尹同相之一遵家禮凡時俗非禮之禮俱弗徇時有以紙錢至者謝之不克辭則受而浸之以水和石灰爲殯葬之用曰卻則逆人情焚則惑人心求爲無用之用庶惟此耳

施易修曰侍坐長者而以嚴憚退去卽此便是不肖

屠子威臨歿語其家人曰平生嘗貸陸氏十五金雲士二十金不能償矣可割產以酬之陸氏金人所知者雲士金人所不知者雲士聞之曰子威未嘗貸於予也雲士平生若此類甚多此在古人嘗有之今觀兩賢事孰謂古今不相及也

劉先生在陽明書院講學一友問難不已時伯繩在側語之曰顧力行何如耳先生顧伯繩曰此語尙未是汝說得

沈德甫嘗於海寧衛前見邱參軍去思之碑歎曰天下安有真正愛民清官况參軍何有於民而妄為此耶旁有

皮工方為人緝履遽輟業拱而起曰公不知有邱老爺耶真正愛民真正清官無一字虛今隱居澈浦山中又述其居官事蹟不已德甫以是知邱公賢而求見之且納交焉

履祥 名時雍 字昭仲 主人以角黍李子二器進師

命食 祥 摘李食之師曰何不食粽對曰性所不嗜耳師曰五穀之食柰何揀擇取捨因勉而食自是臨食輒念師言穀食遂能進張佩蔥聞之曰君子不謂性蓋莫不然也又顧其弟謂之曰凡有所聞即終身不忘何往非學問之益

高炳如標本姓姚與弟登燮生同試童子炳如列名府榜弟不錄炳如見父意弗樂以己名讓弟就學道試得附邑學次年試炳如亦附郡學

陸五雲先生名吉孝廉知昌平州因地寒教民紡織木棉爲布察其土亦宜木棉遂廣播種令民間植之州人利賴居官廉靜多休假或病其短於才先生嘗云吾不欲以血板得金錢遺後也子孫讀書勿忘此意

安人潘氏出吳江舊族適廣州推官某有賢行比卒歎息語其子女曰先死爾父爾宗族猶得無事今先死我爾家之禍未有已也推官從兄太學避難崇德聞訃流涕

曰家門不幸遽喪賢婦觀此則知平生於厥夫行事救正之益多矣惜不聞

謝氏惟一女嫁而歿慟哭幾絕忽起曰吾舅姑未葬夫亦未葬此身未可死乃輟哀女之姑素虐至是哀之甚曰安得更有婦若此謝幾微無怨咎之色且慰之曰吾女命也無過哀姑深服其德愈哀不已人謂謝非特節行之高其賢實過人也

茅氏歸安舊族女乙酉秋力諫其夫不聽自經死夫流爲羣盜族姓蒙禍金氏紹興人家族未考始終以節義勉其夫遇難夫婦俱死人稱其壯烈黃氏海鹽人父寓烏鎮因

嫁歸安茅氏壬寅秋夫遇難氏以一女二子及其身殉之哀動關城聚金錢斂送以歸三人者或以識或以義俱有烈丈夫之概矣

邱維正先生述其官江西時一日與同寅諸公議及流寇猖獗分守潘公名士贊湖州人歎曰此不早治大命隨之矣諸公問如何可治潘曰今日任督臣以辦賊督臣書生尊貴未嘗見賊知情勢如何辦得與賊決勝負者武臣而進退不得自主宜無殄滅之理今日要策文臣主餉武臣主兵餉不給責文臣戰不利責武臣庶乎有濟然成格相沿必不得之數也先生曰如此議論當日亦少見

及按此未為評謨士大夫中見及者已少天下事從可知矣

嘉興諸搢紳嘗會議輸餉以給軍需一搢紳素擁厚貲再三以貧為辭家宰徐公名石語之曰惡有國破而家不亡者其人不省時士民觀者如堵羣起辱之徐公退揮涕謂參軍邱公曰人情如此惟有一死報國從此與公別矣

錢大學名飛少時有舉業師中年得子遣婢為之乳曰凡乳子須三年後再乳師中年嗣續已急莫若使代乳為廣嗣計後雖以故不果然先生之德則已見矣

顏士鳳與親友語言多切直然每有談言微中時於今思之見其用意之厚嘗於甌山錢一士與予論及韓文各有所舉篇目士鳳從容曰以愚所見莫若柳子厚墓誌爲善耳一士年少方事交遊故士鳳諷言及此

嘉興徐司馬公

名必達字立仗

初合太湖太湖之地前高後卑前

河大後河不能容常橫決害田公尋翟令故跡益治石堤三百餘丈令前水不得後潰而害稍弭後補令溧水石曰湖爲溧水巨浸旁丹陽固城二湖挾桐汭宛陵姑孰之水復注之故置斗門於廣通鎮洩水入蘇常二郡界當其衝者多所毀敗二郡訟之請更爲堰益高廣於

舊壅湖水溢出田上湖壩民往往堤圩以耕水湍突又廢萬漕間隱實失田八千頃其爲害更甚於太湖公親履諸圩盡知水勢所向曰一圩潰則諸圩無以自固其勢非盡堤諸圩不可乃率民畢出身親巡督晝夜不息者三月凡成堤五萬餘丈植柳槿以固疏土而溧水之患漸去公所至必講求利病而興除之誠心實政類如此

建文中齊尙書

名泰

溧水人也永樂初所連坐外親之外親

高壩等子孫戍開平衛者屢更昭雪以夷叛道梗不得遣會作尙書祠求得裔孫承恩給田二十畝使守祠無

何以事褫田亦坐奪徐公名必為令以狀上學使者言朝廷異數不可虛忠臣祀典不可廢請復錄承恩之子名之曰維新因得請除墉等戍籍脫而歸者二十六姓焉

初嘉興徐公名必為光祿寺丞時大官耗匱歲入二十二萬不能支而宮中奉佛需優蒲之供日益多若欽安洪慶萬法隆德英華諸殿及慈寧翊坤宮仁德門番漢經廠不下數十處內廷賜予冗濫若尙冠藥局雕斲之工黃門畫者俱賜膳食公悉奏罷慈寧玉熙兩宮宣取雜沓寧安大長公主喪次上食踰制公請停減故徵漆器

於南京徵瓶罌於禹磁二州徵天鷲於魚臺部送煩費不貲新故蹠積大官有畜羊歲收孳息有畜犉牛捫乳潼作酪多費牽廩食而所得甚微公議裁折有差奏上報可於是歲省金錢鉅萬公因準絜令甲剏輯寺志自米鹽靡密包篋之細以及庖宰休番俱立法勾稽焉中官明濂冒索廩食拳毆寺僚公飛章劾之上收濂付公立笞死羣閹股栗公勾稽商籍有姦商託身中官取旨求免公抗不奉詔卒不能奪天啟中閹勢益橫求索無藝忠憲高公名攀據令甲裁抑嘗言中官無日不至寺讓詎得以頑然不動處之者寺志之力也

同知沈國

崇德人

與山東鄭某同官於蜀時流寇猖獗豫荆

雍三州陷沒蜀勢岌岌沈去官將道晉燕以歸鄭以官
貲若干寄之曰道出齊魯間願致家人否則攜至浙它
日見歸因各書券爲信無何天下大亂沈輾轉兵戎保
之不失既數年鄭使人以券來問沈遂歸其貲而以故
券相易又三年鄭來嘉興邀沈與見置酒各出故券焚
焉明人要也一時傳述以爲希有然特匹夫之諒無當
大義也近日人情遷變要約克終者蓋鮮故著其事

天啟時大閹魏忠賢專政分遣其黨出鎮諸省三司官畏

之無不匍匐謁拜海寧許公

令典字同生

守淮陽聞南畿鎮

監將至一朝解印綬去官以歸超然仕局之外優游林

泉寵辱不及

吳忠節公初爲司李嘗禱於神曰不明之罪罪及其身不
公之罪罪及子孫又語僚屬曰使我得罪於鄉黨者奴
僕也使我得罪於百姓者胥徒也以我子弟憇我奴僕
何弗信焉因著列廳事之右以示共勗

崇禎十五年忠節吳公

名麟徵

疏請整飭畱都頓宿重兵假

大臣以便宜申國威以軍法爲京師聲援授詔南司馬
史可法節制江南帥吏灌輸財賦號召吳楚智勇謀略
之士表裏六師恢復形勝又請示天下蒐羅廢將咨送

京師以備採用旨皆優答輔臣與中樞皆以為迂格不行

劉先生以直言觸帝怒罪不測御史金公光宸爭之並繫吏垣吳公麟徵再疏論救時朝臣拜疏甚眾先生讀諸救者書歎曰諸公言辱相援耳若吳公者念在國家真仁人言哉既受削籍之命先生敝車單屨蕭然就道吳公贖以賜金呈其故封曰某幸無不義之取為公累君賜也可無卻先生謝曰賜君恩也不可以致私義非公之友所敢望都人間之曰兩賢

戊戌之歲徐忠可名彬以施易修名博書來招子課其二子

與之約祥向以三事自持能悉如所願乎忠可問目曰

不拜客不與燕席不赴朔望之會時易修集遠近人士為朔望講會今

以餽口之故不得已教子弟一二人若其外更增一事

非廢人所堪不敢聞命忠可唯唯子因是館郡中一載

吳哀仲名謙聞子至郡移書相規曰龍潭老人之義得

毋可思深感哀仲愛我之篤惜其早世失此畏友是年

亦罷朔望之會後十年語溪友人亦以課子見招徐

敬可遺書大指謂茲非僻靜之地恐非所宜然已不能

不往謝其厚愛而舉哀仲事以答曰今未敢稍忘哀

仲之言豈以老眊竟違知己意乎書此所以志也

錢梅佐少時其祖命就童子試梅佐不從長於家塾授族人子弟兄之親戚有負賦被繫者教兄之子為代

輸得釋子將就塾遂謝族子而自課之讀或問之曰幼子初學本無他習堂中童子眾便一一漸染至於習氣既成心志易移後難洗拔故不令多與朝夕也

壬午倪寄生歸自閩語予曰閩中目前人情豐樂將來必有烈禍予問何故曰奢無藝未論其他燕客鵝一盤盡一隻鷄鴨至幾隻矣餘物稱是若薑若菜之類需幾何必盈器以高數寸為常至於醯醬需尤無幾每陳必盈溢風土既熱又暑月不能盡食則委棄而已吾鄉餓殍載道彼地肆意暴殄豈不上干天怒未幾斯言輒驗

甲辰春屠子高往訪巢端明蔡某載焉蔡子高外家僕廉之父中途

慨然語之曰吾不及汝多矣蔡聞之愕然曰大相何出此言子高曰爾子喜讀書有志做向上人吾安得及汝蔡局脊不已大哉斯言可使佳子弟聞之勸不肖子弟聞之戒

烏程書賈忘其姓名有公子某袖金二錠入其舟欲買書賈問

何書公子不能答但曰好書賈再問徐附其耳曰曲本賈曰無又徐曰春意小說賈正色曰吾不賣此等書公子慙而去子聞而敬之問顏士鳳曰此賈平日如何士鳳曰自先人時已常來見其誠實書有殘闕日後必補換也

崇德呂 亮 兄弟被禍以死家破 與其同母兄

念恭名 各割田百畝養其兄兄死嘗立嗣久不克葬主

亦不立不得祀者十有九年兄子之棺在荆棘幾不可

問 憫焉葬其兄嫂求兄子及兄子之婦之棺附焉

由是四喪得歸泉壤始為作主使一子嗣之主其祭祀

墳墓

諸先生 叔 一日慨然歎息 請其故先生曰年齒益加此

心益改其舊如何即若束脩之資初時受之實有不安

已而視若固然矣今漸覺得惟恐不豐之意在於胸中

豈非初心漸失不自知其至此乎先生未四十時語也

觀其自檢之切豈肯失於晚節者惜甫五十鬱鬱而卒

今 祥 之年加先生八載矣課授之業猶不能已每念斯

言未嘗不內疚於心也

倪寄生 露 曰人無父母罔極之恩遂切人人可為孝子當

無恙時則習而忘之甚者違父母心顏無不至前後豈

有兩人弗思耳已